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丁鸿章先生生平

丁鸿章先生,1945年8月生,江苏高邮人,大学文化,主任编辑。笔名孟斌村,别署逸步斋。幼喜画,入南艺;学画史,览文史;事美工,善创作;调报社,做美编。攻诗书画印,思艺理画论。书以行草瘦金见长,画开人物花鸟新境。一生有幸,书画相伴。

丁鸿章先生早年从事连环画、年画、插图等创作并出版,后多年从事报纸美术工作至退休。在新闻采编一线工作20年,多次组织实施报纸改版,并撰写、精编大量有分量的稿件,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丁鸿章先生勤恳工作,热爱书画,擅长草书、行书、瘦金书等书法和人物、花鸟等传统国画创作。作品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全国记协、省文化部门、省级以上单位主办的各种展赛、出国交流和各项评比中多次获奖。

丁鸿章先生曾担任南通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南通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南通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学习经历:
1951年9月—1957年7月,高邮县城南小学学习;
1958年9月—1961年7月,高邮县曙光中学学习;
1961年9月—1964年7月,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学习;
1964年9月—1968年12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装饰专业学习。
工作经历:
1968年12月,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江苏省海安县文化馆,担任美工,负责美术宣传、创作、设计等工作;
1983年9月,调至南通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先后任江海晚报新闻部副主任、美术摄影部主任。
2019年8月31日,丁鸿章先生在北京逝世。

命运多舛 画艺非凡

——丁鸿章印象

□ 殷作安

我是在1968年插队周巷时,经金实秋推介才知晓他的。那时丁鸿章已从南艺附中与南艺本科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这种科班的艺术学历,在高邮县应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确实令人羡慕亦令人仰慕。

直到1987年在省记协、省新闻美协和省美术馆主办的省新闻美协会员作品展上,我才有幸见到了久闻大名印象深刻的丁鸿章。

2000年以后,省新闻美协先后在南京、镇江、南通、常州等市举办展览,我们才有了更多的交往。

2013年在高邮编写《淮海清芬书画奏少游诗词》期间,竟是和丁鸿章最后一次相聚。

欣赏丁鸿章不同时期的作品,不难推測与判定,他是从传统的中国画中一路走来,他是中国的继承者与捍卫者,他对国画的线条、水墨、色彩、章法、留白、落款、钤印等所有元素都十分考究,他在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中达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自然状态。所以他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那么坚定与平稳,那么从容与潇洒。

当我看到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季阳改编、丁红章绘制的连环画《钱秀才迎亲》时,我即刻断定,此丁红章乃是我们高邮籍的彼丁鸿章。

后来他当面证实了我的判断。这本连环画由资深连环画家胡博综先生责任编辑,可见其要求有多严有多高。丁鸿章因此有了一次拓宽画路的机会,亦有了一次展示其才华的机会。

改编后的《钱秀才迎亲》加大了爱情故事喜剧性,也给画面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传统题材透露出新意与新趣,具有当代的意味与意韵。

丁鸿章常年为新闻事业作贡献,不仅画过插图、速写和刊头,而且还忙里偷闲,创作了不少令人赞叹的画作与书作。他没有专业画家充沛的时间和条件,但甘为画家们作嫁衣,尽心尽力,为他们成才成家铺路搭桥。他很少提及自己与宣传自己,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展览,应邀参加一些活动,为人处事十分地谦和,低调与退守。

他参加国家或省级以上展览的作品或出版物,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大作,而且不断有新的突破、新的面貌、新的惊喜。作品涉及科技、环保、民生、行业、风光等诸多内容。其中连环画《世界科技发展史》(合作)获得国家及江苏省图书出版“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花市》获得“为了21世纪环保全国书画展 优秀奖(最高奖)”,《牛车》《潮涨潮落》《俺也当了装修工》,贴近现实生活,表现出扎实的艺术功底,也都获得了大奖。2012年的《南通新景点》,他用独特的技法描绘了城市的崭新面貌,使人们耳目一新。他常以新的方法、新的构图、新的色彩,创造出新的艺术效果与艺术境界,引起市民读者及专业评审的极大兴趣和极大反响。

他散布在民间的作品,大都功力深厚,用笔老辣,墨色丰润,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醉仙、仕女、高士、平民、孩童……丁鸿章在不断的探索中开掘了古人也开掘了自己,以独到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也以独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所以他才能在不经意的平淡中呈现出最浓与最深的意趣,使艺术的力量与修养在笔墨的纵横与跳跃中,释放潜在的能力与能量。

丁鸿章一生沉潜于道,得益于道,也回归于道。任运随缘亦随遇而安,默默地耕耘自己,默默地帮助他人,默默地奉献社会,心系故乡,乐善好施。有这样的一位同乡老哥、同乡画友,在今天追名逐利的红尘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是多么的令人珍惜!

2020.8.于深圳

鸿品艺文留百世

怀念丁鸿章

□ 金实秋

墙上还挂着他画的画,橱里还放着他送的书,朋友们合影中,他还依旧微笑着;但他却走了! 2019年8月31日,丁鸿章永别了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逸步斋,他,去了天堂。几个月来,故友的身影一次次次浮现在眼前,往日的情景一件件萦回于脑中……

一春春节

1968年或1969年吧,那时我插队在远离县城的周巷做代课教师,由于领导要求知青与贫下中农过节,于是这年春节便没有回城。鸿章从我父母处得知我不回高邮过节,便在初三这天下乡来看我。于是,鸿章独自一人乘车到了广阔天地下的矮檐茅屋中与我足足呆了近两天,我插队的周巷离县城有大几十里路,还要步行七八里路才能到我的居处。没有手机电话联系,又不认识路,鸿章真真本事,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就来了。不是我催他回城,他还不肯离开。吃着他从海安带来的炒花生(其时极少吃到此物),喝着标标准准的白开水,我们说东道那、闲侃乱聊,度过了令我难忘的两天。后来,鸿章的弟弟和我说,那次哥哥说要下乡陪你两天,爸爸妈妈还就让他去了,你们真的是好朋友啊!

高尔基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话,能与你默默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人。鸿章就是这样的朋友。

一方印章

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辑的《古今警联汇览》,鸿章兄不仅为此精心设计了封面,还送了我一件礼品——仲贞子先生篆刻的一方印章:金实秋印(朱文)。这使我大为意外。仲老是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文宣馆馆长,中国书协会员,其时已两次应邀访日进行艺术交流,声名卓著,一字难求。鸿章在海安时与仲老相识,艺术知音,遂成莫逆。鸿章请他刻了此印,可见鸿章与他友谊之深、与我情谊厚也。

印材甚佳,内行云为鸡血石,印纽是公鸡,我一看即知,此乃鸿章者意所选置,盖鸿章与我同年,皆属鸡耳。他这便携刻了三行楷书边款:

为金实秋先生编著古今警联汇览出版志贺。不用说,这也是鸿章特地嘱咐

丁鸿章老师,高邮人的骄傲

□ 姜文定

今日高邮,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且还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六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可谓气象万千风光无限,让我们为之自豪,也让我们常常想起那些关心支持家乡文化建设的“赤子”。

二〇〇七年冬,在省美术馆朱葵馆长马鸿增副馆长的支持下,家乡准备在省城首次举办书画影展。我们特地邀请了在《南通日报》社工作的高邮人丁鸿章老师参展。丁老师欣然接受家乡邀请,非常认真地创作了一幅《四贤雅集文游台》的中国画作品。作品画面上生动

了我。他用画赋还,我则以文赋还。花了几业余时间,我搜集编了《东坡遗踪楹联辑注》,鸿章、维琪和我都写了对联以志对先贤的敬仰,并请汪曾祺先生题署了书名、臧克家先生题写了诗句。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后,普遍反映不错。

一次视频

与鸿章的最后一次视频,是在2019年8月底。那时,他已从南通到北京看病了。住院期间,隔几天我就和他或他的儿子丁丁联系一下。后来我才知道,鸿章的病情始终瞒着朋友们,他的弟弟鸿昇失眠,鸿章也尽量不去烦扰。从视频上看,鸿章只是又憔悴了些,精神状态尚好,脸上依旧带着微笑,说话不疾不徐。因为不知究竟,那天视频,我还约他来年清明一定要回高邮了,人老了,病多了,聚一次少一次啦。他说,争取吧。我问他,大概什么时候回南通?他迟疑地说,看来,还得在北京呆一阵子了。尽管一病病情好转的话都没有,但是他的平静淡定,传递给我的是安慰与期望。

不料只隔了三、四天,老友薛茂权电话告诉我,鸿章走了。我以为恐怕是误传,随即与北京联系,丁丁证实了这个噩耗。随后鸿昇又发来了他哥哥病情突然恶化、临终前心脏停止跳动的视频。看着视频,我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再也见不到鸿章了,再也不想看到前几天的视频竟然是我们的永诀! 鸿章啊鸿章,你走得太早了,你走得太急了,你走得太可惜!你还有画要画、字要写、有印要刻、有诗要写,你享受爷爷的天伦之乐还没有几年……

一则画跋

在“文革”中,我与丁鸿章、萧维琪曾“上纲上线”地写过一篇批判苏东坡的文章,刊载于当时的《四川文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渐渐淡忘了此事,偶尔提起,不免有所忌讳、不愿提及。然而,鸿章却不是这样。1986年,鸿章送了一幅画给我。画中东坡先生正在喜咏荔枝,一副怡然乐哉之态。鸿章在画的左方题跋云:

东坡先生被贬官岭南,深蒙群荔,自谓日啖三百颗,足见其豁达胸怀。岭南塞北,四海为家,不计时得失苦乐,不亦吾辈之师乎。十年浩劫,祸及先贤,吾欠坡公债务多矣。今当作先生像无数,庶几能赎还哉。画赠实秋以明此心。丙寅年,鸿章。

这段跋文,给我震动不小,如他这样省身者,罕见矣!是否我们已习见了谄透了,回亿当年,不胜惆怅!几位同乡好友相约借文寄托缅怀之情,祈愿鸿章兄天堂安康吉祥!

鸿章这种自省精神感染了我,也启发

了。他画画赋还,我则以文赋还。花了几业余时间,我搜集编了《东坡遗踪楹联辑注》,鸿章、维琪和我都写了对联以志对先贤的敬仰,并请汪曾祺先生题署了书名、臧克家先生题写了诗句。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后,普遍反映不错。

一次视频

与鸿章的最后一次视频,是在2019年8月底。那时,他已从南通到北京看病了。住院期间,隔几天我就和他或他的儿子丁丁联系一下。后来我才知道,鸿章的病情始终瞒着朋友们,他的弟弟鸿昇失眠,鸿章也尽量不去烦扰。从视频上看,鸿章只是又憔悴了些,精神状态尚好,脸上依旧带着微笑,说话不疾不徐。因为不知究竟,那天视频,我还约他来年清明一定要回高邮了,人老了,病多了,聚一次少一次啦。他说,争取吧。我问他,大概什么时候回南通?他迟疑地说,看来,还得在北京呆一阵子了。尽管一病病情好转的话都没有,但是他的平静淡定,传递给我的是安慰与期望。

不料只隔了三、四天,老友薛茂权电话告诉我,鸿章走了。我以为恐怕是误传,随即与北京联系,丁丁证实了这个噩耗。随后鸿昇又发来了他哥哥病情突然恶化、临终前心脏停止跳动的视频。看着视频,我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再也见不到鸿章了,再也不想看到前几天的视频竟然是我们的永诀! 鸿章啊鸿章,你走得太早了,你走得太急了,你走得太可惜!你还有画要画、字要写、有印要刻、有诗要写,你享受爷爷的天伦之乐还没有几年……

在北京八宝山开追悼会那天,我不能亲往吊唁,拟了一副挽联以志哀痛:六十年攀友知交,同乡、同学、同行、同好,长相忆,长望梦回孟城驿;一辈子清吟妙墨,善画、善书、善印、善诗,未尽才,哀思遥寄八宝山。

爱因斯坦曾说,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严正的朋友。丁鸿章,就是这样的朋友。六十多年来,鸿章惠我良多! 鸿章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转眼不觉鸿章去世已近一年了,回亿当年,不胜惆怅! 几位同乡好友相约借文寄托缅怀之情,祈愿鸿章兄天堂安康吉祥!

我与之交往始于二〇〇六年,当时我在南京奥体中心展览中心任报纸主编兼策展人,出于对江苏画家的偏爱,南通地区这几十位画家应邀来苏州办展,因此结识了丁鸿章先生。后因工作关系去南通若干次,每次去南通都爱与丁鸿章先生攀谈,在这过程中,先生对美术的深刻认识,常使我获益匪浅。

十多年的交往感情愈来愈深,先生为人低调,一生未办过大展。凭其绘画的水平完全可以在中国打响,他有条件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办展,可他并没有。一次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参观,他对

我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曾记得上世的人活着,却活在人们心中;有更多的人走了,却令人生厌。

高邮籍画家丁鸿章先生是一个永远活在许多人心中的。也许是自幼对绘画的兴趣,也许是高邮文化的熏陶,也许是老师的引诱,初中毕业后就被录取到南艺附中,四年中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后又考入南艺继续深造,大学四年拓宽了视野,饱读了经书,掌握了传统人物创作的技巧,使书法和绘画得到了质的提升。

我与之交往始于二〇〇六年,当时我在南京奥体中心展览中心任报纸主编兼策展人,出于对江苏画家的偏爱,南通地区这几十位画家应邀来苏州办展,因此结识了丁鸿章先生。后因工作关系去南通若干次,每次去南通都爱与丁鸿章先生攀谈,在这过程中,先生对美术的深刻认识,常使我获益匪浅。

十多年的交往感情愈来愈深,先生为人低调,一生未办过大展。凭其绘画的水平完全可以在中国打响,他有条件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办展,可他并没有。一次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参观,他对

我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曾记得上世的人活着,却活在人们心中;有更多的人走了,却令人生厌。

高邮籍画家丁鸿章先生是一个永远活在许多人心中的。也许是自幼对绘画的兴趣,也许是高邮文化的熏陶,也许是老师的引诱,初中毕业后就被录取到南艺附中,四年中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后又考入南艺继续深造,大学四年拓宽了视野,饱读了经书,掌握了传统人物创作的技巧,使书法和绘画得到了质的提升。

丁鸿章回家乡举办个人书画专题展。这是文联计划在几年内,分别邀请在外地工作的高邮籍文化艺术界名家,回乡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活跃地方文化,联络乡梓情感,推动高邮文化艺术进一步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邀请鸿章回乡办展,则是这项工作的开篇之举。鸿章兄接到邀请后,也非常渴望回到家乡,与家乡文艺界的朋友们进行交流。当年这一展览的主题本来是“丁鸿章先生书画作品展”,前面还打算缀上“著名画家”四个字。但鸿章兄坚决不同意,他说:“高邮是我的家乡,我回乡办展览,主要是向家乡父老乡亲汇报自己的工作,与乡梓同行交流。”同时,他很谦逊地认为,自己的作品还不够成熟,千万别给他戴上“著名画家”之类虚头巴脑的帽子。在他的坚持下,展览的广告和现场的横幅只好改为《高邮籍画家丁鸿章作品回乡汇报展》。当然,这个展览是办得非常成功的,他的中国山水画、花鸟,尤其是人物画,以及他的书法作品,都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和赞赏,鸿章兄也非常高兴。举办展览的那年,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主持文联工作的陈其昌兄知道我同鸿章兄熟悉,展览结束后,便邀请鸿章兄一起到舍下小坐,大家喝茶聊天,谈书画创作,谈个人经历,谈家乡变化,谈少年时代交游的往事,真是其乐融融,不知金乌西坠,看看天色已晚,鸿章兄欲起身告辞,并说次日将回南通,我欲留餐,他说另有所约。无奈之下,我只好说,我们下次再见不知何日,你如此匆匆,来此空坐,我亦无物可奉,只好

丁鸿章回家乡举办个人书画专题展。这是文联计划在几年内,分别邀请在外地工作的高邮籍文化艺术界名家,回乡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活跃地方文化,联络乡梓情感,推动高邮文化艺术进一步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邀请鸿章回乡办展,则是这项工作的开篇之举。鸿章兄接到邀请后,也非常渴望回到家乡,与家乡文艺界的朋友们进行交流。当年这一展览的主题本来是“丁鸿章先生书画作品展”,前面还打算缀上“著名画家”四个字。但鸿章兄坚决不同意,他说:“高邮是我的家乡,我回乡办展览,主要是向家乡父老乡亲汇报自己的工作,与乡梓同行交流。”同时,他很谦逊地认为,自己的作品还不够成熟,千万别给他戴上“著名画家”之类虚头巴脑的帽子。在他的坚持下,展览的广告和现场的横幅只好改为《高邮籍画家丁鸿章作品回乡汇报展》。当然,这个展览是办得非常成功的,他的中国山水画、花鸟,尤其是人物画,以及他的书法作品,都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和赞赏,鸿章兄也非常高兴。举办展览的那年,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主持文联工作的陈其昌兄知道我同鸿章兄熟悉,展览结束后,便邀请鸿章兄一起到舍下小坐,大家喝茶聊天,谈书画创作,谈个人经历,谈家乡变化,谈少年时代交游的往事,真是其乐融融